



蘇文忠公集卷第一百九

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  
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  
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  
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蚤  
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  
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

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  
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  
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  
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  
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  
祖嶠以進士及第 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  
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  
夫人考堯鄉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文命勉  
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  
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

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  
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較歸之曰  
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  
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渢皆  
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  
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  
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  
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  
則為嬖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  
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

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真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者以

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東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皆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祐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

吳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  
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  
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  
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得宣毅十四萬  
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  
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  
時夏以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  
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  
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  
是四路各得專達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

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  
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正布至十餘元昊欲  
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  
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  
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  
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息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  
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  
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  
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制誥使

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事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

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必以遂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却大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羞而失久和之強虜也此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仁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天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大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

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峻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上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不具昌朝與叅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一約公當以公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以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以高若訥代之一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一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辨聞仁一亦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

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一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益錢一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一以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歎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一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

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人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知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

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從其然執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之士大夫爭言典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極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言錯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呈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有餘萬二萬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情施務為姑息漸大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之皆非舊律國用  
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  
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  
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  
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  
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  
嶮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甚諫外  
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奴皆可以構心其上自將相公  
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世罕有不然者則謗  
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河暇展其心腹為國立事

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西此之書六儒二  
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後賜問曰朕  
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且狀獨引公近御  
搢密訪之且有大有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  
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公既剛強自信不卹毀  
譽言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初儀以請求得  
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  
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  
中知杭州公平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以至此日不言而  
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抗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

朝判流內銓違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  
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至心斷古渭路帥  
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令中皆罷之拜公  
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由昇有階級今  
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一小罷以公爲禮  
部侍郎知渭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四馬始李順以甲  
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無特運使攝守事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曲液智高在南詔  
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公以此邊郡益調  
額外弓手募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以爲大驚擾爭遷

屠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  
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  
道詔促公行具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  
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  
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  
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  
觀燈城門皆通昔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  
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  
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

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  
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  
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  
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  
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  
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  
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  
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  
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盡十

刻侍衛皆跛倚 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  
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  
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  
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  
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部遷尚書左丞知南  
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  
築堡篳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  
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 賊既不至言者  
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  
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

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  
不敢為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  
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  
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執力請解復知南  
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  
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下事 英宗  
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  
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  
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  
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立息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

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  
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  
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  
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遠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  
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  
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嘗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  
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  
太子公抗聲曰必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  
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

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洛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各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

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中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指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畝曰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惜不已命近墻及

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  
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  
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  
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  
遂如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  
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室曰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  
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  
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  
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西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

屬州白刃滿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  
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  
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  
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  
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吏初不與聞  
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  
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  
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犍以  
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  
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

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澗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進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

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祖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得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

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  
尔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使蕭禧來  
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  
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  
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日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虜頗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  
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  
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  
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  
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

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  
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  
目付卮以歸因以洙藁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  
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  
曰禧不即行使主上自日改餽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  
故檄虜中可也充以合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  
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  
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  
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  
矣非老臣誰敢言之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女奴民



日銷錢爲器邊關一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三虜比日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皇太子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爲忍懷上比日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一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

任宰相者高麗使回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公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風俗由六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縉四一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取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

以火王闕伯封於泰山丘以至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平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公自念將老無  
以報上論事益切至一於論用兵起獄尤為反覆深言  
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慟至  
永洛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使就  
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  
宣徽院獨命公領使一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  
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宣徽使乃命公  
復使南院章四上不拜宣徽使七年十二月二日

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  
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  
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  
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  
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你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  
愆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強敏篤學朝廷  
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  
中丞蔡天申次適又朝奉郎王鞏真季已嫁而復歸孫  
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二人並幼公晚自  
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

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馬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

秦漢以來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公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

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皆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魯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廣之言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

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為江河匯為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黜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蘇文忠公集卷一百九

蘇文忠公集卷一百十

墓誌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倣定公倣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紹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

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  
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練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  
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  
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  
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致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  
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  
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  
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  
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

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  
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復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  
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  
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  
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  
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  
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官官為走  
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  
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

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

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綽綽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大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竒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璣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廷宋子京竒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

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益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句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

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訐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訐事上悟為罷之种諤檀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



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  
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  
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  
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  
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  
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  
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  
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  
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  
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

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  
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  
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安舍  
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  
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  
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  
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頴者為鄰婦隱其  
金闔數尹不能辨頴憤懣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  
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頴頴奮身仰謝失偃所在  
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裹

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絳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息移知定州。

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六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劫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伏公韓忠彥活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宮元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

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 陛下聖神文武自是以  
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  
躡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  
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  
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  
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  
發諸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  
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  
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負

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  
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救使謝諍市物于安因緣為  
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罷黜諍自安定先生  
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  
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  
萬不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  
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  
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  
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  
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益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

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泌邊安撫以下皆勤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

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  
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  
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  
城者長吏或不悅摺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  
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  
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  
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  
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  
嚴整正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  
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

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  
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  
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  
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  
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以則議章九上至數萬言  
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  
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  
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  
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  
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

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  
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  
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鄉  
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  
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  
河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  
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滴之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  
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女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  
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巨衣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  
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其畏巧言  
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  
夫豈為公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予為無服

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度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堵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日

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踈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瘡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

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  
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  
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  
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  
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  
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  
然摩尼歸葬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  
蔽芾其陰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  
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聞以有盛名  
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  
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天人夫  
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  
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  
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聞



皆早世之人待二妣無諸孤息禮甚厚子美正獻  
杜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  
二子消澣更守壽春已而消守襄陽澣復按本道刑  
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  
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  
起注遂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  
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  
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  
御下姻族中有悍如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畜財澣  
亦菲食以終其身消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

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踈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其甚  
悉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石後為彭城縣太  
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  
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消  
朝奉大夫知潞州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  
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  
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  
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類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  
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揚之

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  
赤丑曾孫女五人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  
乞銘才翁於予為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  
為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續不亂  
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  
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  
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  
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  
約吏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  
其略曰呂獻可以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  
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  
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

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及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塋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遂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

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

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  
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  
常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  
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  
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  
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為經費而儲其  
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

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溫成皇后太常議禮  
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  
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  
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  
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今中書樞密院及  
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  
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  
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  
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  
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

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踈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除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

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

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比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

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

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

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尙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

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  
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細絹亦青苗之  
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  
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  
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  
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  
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  
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

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  
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  
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  
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  
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  
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  
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  
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  
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



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旣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  
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  
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  
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政改正議大夫今上即  
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僖  
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  
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

言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 其  
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 者  
公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志 公十  
九歲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滑平 百  
改宣德即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 詔有  
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 強  
然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 官  
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者 四  
次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  
元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業下 主

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  
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  
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  
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  
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  
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  
為無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  
比本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官同

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  
往觀馬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  
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  
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  
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  
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  
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  
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  
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

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鏹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躰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高秀予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治平二年百常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

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

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  
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  
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  
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  
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  
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  
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  
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  
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  
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

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  
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  
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長於未  
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知名無勇功吾獨不得於此  
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  
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  
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  
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  
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

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  
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  
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  
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  
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  
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  
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  
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

此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  
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  
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  
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  
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  
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  
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  
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  
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  
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

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塋諸其姑之側未朞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君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

獲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塋于黃之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類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

蘇文忠公集卷一百十  
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蘇文忠公集卷一百十

